·文化史知识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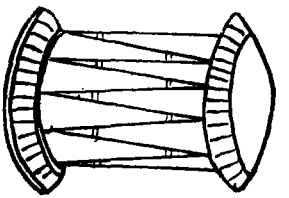
羯鼓琐说

陈 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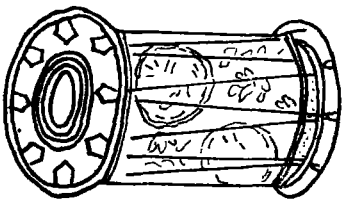
羯鼓，是我国乐坛上曾经风行一时却又早已亡佚了的一种鼓。

羯鼓的形制图式，至今仍可见诸敦煌的唐代壁画、成都五代前蜀王建墓棺座乐伎石刻、宋代陈暘《乐书》所绘之羯鼓图等(图一)。邻邦日本在奈良时代(710—794)传入的唐乐中也有这种鼓，后来一直被用于雅乐，《信西古乐图》有击羯鼓之象，而鼓之实物也至今尚有存留(图二、三)。

关于这种鼓的形制，文献中最早的记载见于唐代杜佑的《通典》："羯鼓，正如漆桶，两头俱击。以出羯中，故号'羯鼓'。亦谓之'两杖鼓'。"记述得更具体些的是陈暘《乐书》，说到它乃"龟兹、高昌、疏勒、天竺部之乐也，状如漆桶，下承以牙床，用两杖击之"；又说到"羯鼓之制，蘖用山桑，棬用铜铁，杖用黄檀狗骨花楸"。根据上述资料可知，这种鼓，乃是一种有着园桶形木质鼓身、两头蒙革并用絛绳牵拉张紧以作鼓面的两面鼓。



图一



图二

也有形制与此稍异的，例如有的不用鼓床，《乐书》云："《大周正乐》所传羯鼓之制，其色尚赤，上无带，下无座，甚与唐代《乐图》、后世教坊者异矣，世俗亦谓之两杖鼓"；有的不用木质鼓框而用石质的，如日本东京博物馆就藏有旧为法隆寺所藏的御物石胴羯鼓。

羯鼓的演奏，通常是将鼓横置鼓床，以两杖敲击左右两面，所以又有"两杖鼓"之称。此外也有将鼓竖放，两杖皆击其向上的一面的打

法，见于敦煌壁画中；后来还有一手执杖、一手用掌敲击的，五代南唐宋齐丘《陪华林园试小妓羯鼓》诗中的“掌底轻璁孤鹊噪，枝头乾快乱蝉吟”，写的就是这种打法。羯鼓的音色，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说，“其音主太簇一均”，唐代南卓《羯鼓录》也有同样记载，并说其发声“透空碎远，极异众乐”；《乐书》也说，“其声噍杀明烈，合太簇一均”。可见其音色比较高亢。明亮、清脆，其节奏则多属细碎、短促、繁急。因为它声音独特，所以奏起来往往超绝于其它乐声。而它也正是以这样的声音节奏见长的，《乐书》就曾特别提到“杖不绝湿气而复柔润，则其声不能发越而响亮、战裹而健举矣”，说明人们所看中和要求于它的，也正是这样的音响效果。

两面可击的鼓，中原地区早在汉代以前就已经有了。汉代的杜子春注《周礼·春官》时提到过“土鼓，以瓦为匡，以革为两面可击也”的话，所说的“土鼓”，即属于两面鼓。

但是，羯鼓与土鼓不同。它并非华夏原产，杜佑说它“以出羯中”而得名。这“羯”，即史书上所谓的“羯胡”，原为曾属匈奴别部的小月支族的一支，魏晋时与汉人杂处散居于上党羯室（今晋东南之潞城、左权一带）。东晋十六国中后赵政权（319—351）的建立者石勒，就是羯人。羯鼓是否即羯人所创之鼓？查古代文献，并未见提到羯人用乐之事，更不见载有羯人传世之乐。涉及羯鼓的古籍倒是不少，例如《隋书·音乐志》和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记龟兹、疏勒两乐，《唐六典》中的龟兹、疏勒伎注，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记疏勒乐，《通典》记高昌、天竺两乐等多处，都提到羯鼓乃其所记之乐的主要乐器。但上面所说的这四乐，皆非羯人之乐，而是属于西域胡乐中之天竺系。有关隋唐胡乐的记载还有一点值得注意，即当时不仅西域胡乐以外的各乐都不用羯鼓，就是西域胡乐中之非天竺系各乐也不用羯鼓。例如，属于波斯系的康国、安国等乐，就从来不用此鼓。

由此可见，羯鼓实为天竺系胡乐所特有的乐器，其发源地大约就是天竺，即古印度。证之有关古印度乐器的其它资料，印度桑志大塔的浮雕和印尼爪哇婆罗浮屠的浮雕，确实都有着这种直园筒形的两杖鼓。所以，对于杜佑的“羯鼓……出羯中”之说，似应作如此理解：羯鼓最初是通过羯人而传入中原内地的，羯人乃是汉人得识此鼓的媒介。

那么，羯鼓传入中原是在何时？当然不会早于羯人入居内地的魏晋时代，极大可能是在羯族最为兴旺、活跃的石勒时期即东晋之世。而羯鼓之用于宫廷宴乐的时间，则还要比这更晚，应在上述用到羯鼓的诸胡乐整套地传入中土以后。上述羯鼓诸乐，最先东传的是天竺乐，在前凉张重华时代就传入了。但当时羯鼓并未与该乐一并传入，而到唐初利用龟兹乐来增补天竺乐时才加入了羯鼓。其余三乐则是原来就使用羯鼓，以龟兹乐的传入为最早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云："'龟兹'者，起自吕光灭龟兹，因得其声。"吕光原为前秦平定西域的氐族将领，前秦苻氏亡，他据凉州自立，所建的后凉政权存世于公元386—403年。这或许可视之为羯鼓随龟兹乐而始为宫廷宴乐所用的时间。疏勒、高昌二乐分别传入北魏、西魏。到了隋代，这四部乐又都成了中央王朝宫廷宴享乐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占着最大比例的主体部分。

自隋至唐，可以说是羯鼓的极盛时代。据《隋书·音乐志》载，隋文帝杨坚在开皇九年平陈获得"清商乐"之后，"令置七部乐"，其中"六曰龟兹伎"，"又杂有疏勒……等伎"。后在隋炀帝杨广大业年间，"七部"增为"九部"，龟兹、疏勒两乐亦都被列入其中。唐初，由于皇室李氏原就世居地近胡边的陇西，又累代与外族通婚，对胡乐早就熟习，故在贞观十四年(640)把隋之九部"增为十部伎"时，上述羯鼓四乐皆为其中之一。由此可见，从隋初之"七部"至唐之"十部"，羯鼓的使用领域是不断扩大的。又，据《唐六典》说，唐时，"凡大燕会，则设十部之伎于庭以备华夷"。所谓"大燕会"，即遇有喜庆大事时朝廷所举行的盛大宴会。当时，举凡域外或边地的外族君长或特使来朝，高僧归朝，功臣策勋，叛酋归降，皇帝寿诞，太子册立，乃至贺佳节、祝丰年等等，都必定大宴百寮群臣。而每当这类宴设酺会都必定奏十部乐，从而又可知羯鼓的演出机会在当时是很多的。

到了唐玄宗在位的开元、天宝年间，羯鼓露面的机会更多。据王应麟《玉海》引《玄宗实录》和《新唐书》崔邠、李嗣真两传等文，当时凡遇大庆，玄宗即"设太常四部乐于庭"，"引工展乐器于庭"，供"都人纵览"。而羯鼓在这种乐器展览会上，是被编列在"龟兹部"中的。玄宗还对演出制度作了改动，他把属太常寺的"十部伎"专用作大型祭祀

朝会的仪式音乐，而在太常寺之外另行设置教坊，创立舞、乐并重的坐立“二部伎”作为平时宴享之用。据《通典》说，后者在演出时，立部伎“自‘安乐’以下皆雷大鼓，杂以龟兹乐”，坐部伎则“自‘长寿乐’以下皆用龟兹乐”。这样一来，羯鼓就不仅是被用于“十部伎”中的龟兹等四乐，而且还被用于“二部伎”的演出中，其使用领域就更加扩大了。

羯鼓在当时之受到重视，远非仅止于此。唐玄宗对羯鼓特别推崇，《新唐书·礼乐志》云：“玄宗又好羯鼓，……帝尝称：‘羯鼓，八音之领袖，诸乐不可方也。”他甚至认为，被士大夫们视为君子修身之具而历来都极为诚敬尊重的琴，若同羯鼓相比，就根本不值一听。《羯鼓录》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“上（指玄宗）性倜迈，酷不好琴，尝听弹‘正弄’，未及毕，叱琴者曰：‘待诏出去！’谓宦者曰：‘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’。”玄宗这种态度，自然使得羯鼓身价大增。当时在整个宫廷乐队中，它不仅居于诸鼓之席，而且也成为众乐之冠，演出时被置于打击乐器之上座，其乐手要由艺高资深的长老乐师来充当。这在日本雅乐的唐乐中，至今仍可见其遗风。也就因为玄宗对羯鼓有着特殊的爱好，因而他除了让羯鼓用于合乐外，还把它拿来独奏，上引“召花奴将羯鼓来”，即令其独奏之一例。这种独奏的艺术效果大约颇为独特，能给人很深印象，所以唐诗中对此往往有所提及。例如李商隐的《龙池》诗中说：“龙池赐酒敞云屏，羯鼓声高众乐停”；崔道融的《羯鼓》诗也说：“华清宫里打撩声，供奉丝簧束手听”，都描写了羯鼓独奏时其余乐师无不束手敛声的情形。

玄宗不只是欣赏乐工的表演，以也喜欢亲自演奏，甚至亲自创作了专供独奏用的羯鼓曲《春光好》。当时，也流传着好些关于玄宗击羯鼓的轶事，他的鼓艺大约水平不低，所以他常与著名乐师或羯鼓名手讨论鼓技。沈括《梦溪笔谈》提到：“唐明帝与李龟年论羯鼓云：‘杖之弊者四柜’，用力如此，甚为艺可知也。”身为宰相的宋璟，因为他亦是羯鼓行家能手，所以玄宗也常同他讨论演奏经验，《羯鼓录》记有：“开府（指宋璟）谓上（指玄宗）曰：‘头如青山峰，手如白雨点’，此即羯鼓之能事也。‘山峰’，取不动；‘雨点’，取碎急。”这谈的是演奏之动作姿态和节奏速度，说者与听者，显然皆内行中人。

皇帝酷爱羯鼓并用之于宴享，使得不少士大夫也竞相效尤。当时及其后，一些人在居家宴集时也往往使用乐伎演奏羯鼓以示高雅时髦。这在唐诗中并不乏描写，如张祜的《邠娘羯鼓》诗："新教邠娘羯鼓成，大醋初日最先呈；冬儿指向贞贞说，一曲乾鸣两杖轻。"

羯鼓走向衰颓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。那场战祸，使盛唐乐制全遭破坏，"十部乐"因之停奏了四十年，"二部伎"更从此归于湮灭。只是由于乐工歌伎流散于民间各地，才使羯鼓等胡乐不至完全绝响。尽管后来在德宗时，"十部乐"得以恢复；西川节度使韦皋也曾仿"二部伎"形式作"南诏奉圣乐"奉献朝廷，但前者的演出机会已大减，后者也远未能重现当年"二部伎"之盛况。到唐末，连年战乱，文化艺术复遭厄运，音乐更是一蹶而不复振。进入五代后，就只有个别地区，例如王建所建的前蜀（今四川）和李昪（徐知诰）所建的南唐（今江苏、皖南等地），尚稍稍可闻盛唐羯鼓之余韵。前者有王建墓棺座石刻乐伎可作佐证。该棺座有石刻乐伎二十四人，除二人为舞伎外，余二十二人均手执乐器作演奏状，所用乐器共二十种，其中羯鼓和拍板各有两图，表明羯鼓仍受到相当重视。后者则有前文提到过的宋齐丘诗可足说明。

至宋代，羯鼓更显冷落萧条。《梦溪笔谈》记载："唐羯鼓曲，今唯有邠州一父老能之，有《大合蝉》、《滴滴泉》之曲，予在鄜延时，尚闻其声。"此人死后，"羯鼓遗音遂绝。今乐部中所有，但名存而已，'透空碎远'，了无遗迹"。可知北宋时之羯鼓，其独奏曲已亡佚殆尽；当时还有一种袭称"杖鼓"之名的鼓，一头用杖，"一头以手拊之"，但"常时只是打拍，鲜有专门独奏之妙"。这种杖鼓在乐队中的作用都已高于羯鼓之上，据《宋会要稿》载"国朝会要"和"中兴会要"，北宋和南宋教坊的"执色"乐工中，羯鼓都只有三人，而"杖鼓"则分别为二十九人和七十人，寡众竟如此悬殊，羯鼓之衰微显然可见。

至元明以后，羯鼓不再见诸任何文献记载。虽在明成祖时朝鲜李朝世宗（1418—1450）传入的中国乐器中，也仍有被称为"羯鼓"的，但那其实是宋之"杖鼓"，即"右击以杖、左拍以手"的细腰鼓，而非隋唐时曾盛极一时的这种羯鼓。这样，这种鼓在我国算是全被废绝，只有在邻邦日本才能见其孑遗了。